

何 为 著

何  
为  
散  
文  
荟  
萃

海峡文艺出版社



# 何为散文荟萃

何 为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75印张 2 插页 146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80534-343-8

I · 307(闽)/05 定价：2.70元

## 序

今年元宵节在福州出席福建省第三届文代会时，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正让同志说，他们将出版“散文荟萃”，我也荣幸地被列为其中之一，并嘱我将书稿编好寄去。这些年来，出版界畸形发展，诲淫诲盗庸俗低级的书刊杂志充斥街头书摊。书店框架上的文学作品渐趋萎缩，甚或被贬入阴暗的角落里。海峡文艺出版社向我提出这一建议，说实话我是很感意外的，对如此良好的机缘不免将信将疑。五月间收到正让来信，明确表示预定的出版计划不变，我这才将此事认真办起来。但人事倥偬，待到全书编成时，转眼间秋天来临，早晚已感到淡淡的秋意了。

我于1959年入籍福州。在此以前，生平从未到过福建，从完全陌生到逐渐熟悉的过程长这三十年。倘若不是由于上海有一栋旧筑，我是乐于终老榕城的。三十年的白昼和夜晚，充满了欢乐和苦涩的回忆，不少往事是值得眷念的。至今还有缕缕缕缕的思绪萦于古城的长街深巷。

八闽大地，留下了我的长长履迹和深深足印。虽然说不上是生于斯，长于斯，但我生命中的大好时光却是在这古老而又多彩的土地上度过的。我和福建的山山水水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系。我不会忘记八闽大地对我的哺养。我也总是记得，在那里结识的众多友好。在我伏案写作感到困倦时，往往举

首仰望绿窗外的远天，于是他们之中的某一位的面容便浮现在眼前。有时在期刊报端看到他们的名字，欣然如遇故旧，足慰案头孤独地耕作的寂寞。让我在这里祝福在闽山闽水之间生活和工作的朋友们。

也许我没有完全了解出版社筹划这个选本的意图。如果“荟萃”侧重作汇集解，而非过于强调拔萃之意，则选篇的余地似较宽广一些。否则能选入的篇什势必少而又少，“荟萃”的结果只能成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苦思再三，大体上有所框定，即本书辑存的各篇，都是从我已出版的散文集选录的，发表时间是五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这些篇什，大部分被选入或重复选入多种散文合集内，其中有几篇作为语文教材加以选用，为读者所青睐。所谓“荟萃”云云，其实并不确切，姑且也算是一种选本吧。

学写文章，寄情言志，以文会友，借书结缘，是为记。

1989年秋

# 目 录

序

## 第 一 辑

- 第二次考试..... ( 1 )  
两姊妹..... ( 5 )  
最初的带路人..... ( 8 )  
千佛山上的小树..... ( 13 )  
石匠..... ( 19 )  
小城大街..... ( 23 )  
白鹭和日光岩..... ( 27 )  
武夷山水..... ( 32 )

## 第 二 辑

- 临江楼记..... ( 39 )  
春夜的沉思和回忆..... ( 43 )  
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 ( 49 )  
《浅草》上的战地之花..... ( 60 )  
遥寄梅花村..... ( 66 )  
书的经历..... ( 72 )  
山乡的渡船老人..... ( 80 )  
飞雪的春节..... ( 86 )

|                |        |
|----------------|--------|
| 小灯.....        | ( 91 ) |
| 遥远的上海街头之声..... | ( 95 ) |
| 照片上的童年.....    | (101)  |
| 普陀三日记.....     | (104)  |
| 湖畔.....        | (113)  |
| 老师对我说.....     | (120)  |

### 第三辑

|                |       |
|----------------|-------|
| 东京夜话.....      | (127) |
| 北海道开拓老的踪迹..... | (136) |
| 札幌浮世绘.....     | (143) |
| 铜路的一个夏天.....   | (155) |
| 松前的樱花.....     | (163) |
| 汤岛满.....       | (166) |
| 文学馆和文学碑.....   | (168) |
| 在北海道的文学交流..... | (174) |
| 域外湖畔手记.....    | (183) |
| 定山溪日记.....     | (195) |
| 瑞光.....        | (205) |

## 第二次考试

著名的声乐专家苏林教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这次参加考试的二百多名合唱训练班学生中间，有一个二十岁的女生陈伊玲，初试时成绩十分优异，声乐、视唱、练耳和乐理等课目都列入优等，尤其是她的音色美丽和音域宽广令人赞叹。而复试时却令人大失所望。苏林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间不少是有国际声誉的，但这样年青而又有才华的学生却还是第一个，这样的事情也还是第一次碰到。

那次公开的考试是在那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举行的。当陈伊玲镇静地站在考试委员会里几位有名的声乐专家面前，唱完了冼里海的那支有名的《二月里来》，门外窗外挤挤挨挨的都站满了人，甚至连不带任何表情的教授们也不免暗暗递了个眼色。按照规定，应试者还要唱一支外国歌曲，她演唱了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有一个良辰佳日》，当时就以她灿烂的音色和深沉的理解惊动四座，一向以要求严格闻名的苏林教授也不由颌首表示赞许，在他严峻的眼光下，隐藏着一丝微笑。大家都默无一言地注视陈伊玲：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众目睽睽下，这个本来笑容自若的姑娘也不禁微微困惑了。



复试是在一个星期后举行的。录取与否都取决于此。这时将决定一个人终生的事业。经过初试这一关，剩下的人现在已是寥寥无几。而复试将是在各方面更其严格的要求下进行的。本市有名的音乐界人士都到了。这些考试委员和旁听者，在评选时几乎都带着苛刻的挑剔神气。但是全体对陈伊玲都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合乎录取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么这唯一的一个人无疑应该是陈伊玲。

谁知道事实却出乎意料之外。陈伊玲是参加复试的最后一个人，唱的还是那两支歌，可是声音发涩，毫无光彩，听起来前后判若两人。是因为怯场、心慌，还是由于身体不适而影响了声音？人们甚至怀疑到她的生活作风上是否有不够慎重的地方！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大家带着询问和疑惑的眼光举目望她。虽然她掩饰不住自己脸上的困倦，一双聪颖的眼睛显得黯然无神，那顽皮的嘴角也流露出一种无可诉说的焦虑，可是就整个看来，她通体是明朗的，坦率的，可以使人信任的；仅仅只因为一点意外的事故使她遭受挫折，而这正是人们感到不解之处。她抱歉地对大家笑笑，于是飘然走了。

苏林教授显然是大为生气了。他从来认为，要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各方面都能成为表率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歌唱家又何尝能例外！可是这样一个自暴自弃的女孩子，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歌唱家！他生气地侧过头去望着窗外。这个城市刚刚受到过一次今年最严重的台风袭击，窗外断枝残叶狼藉满地，整排竹篱委身在满是积水的地上，一片惨淡的景象。

考试委员会对陈伊玲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从两次考试

可以看出陈伊玲的声音极不稳固，不扎实，很难造就；另一种则认为给她机会，让她再考试一次。苏林教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重要的是找到造成她先后两次声音悬殊的根本原因。如果问题在于她对事业和生活的态度，尽管声音的禀赋再好，也不能录取她！这是一切条件中的首要条件！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苏林教授从秘书那里取来了陈伊玲的报名表，在填着地址的第一栏上，他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线。表格上的那张报名照片是一张叫人喜欢的脸；小而好看的嘴，明快单纯的眼睛，笑起来鼻翼稍稍皱起的鼻子。这一切像是在提醒那位有名的声学专家，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至少眼前这个姑娘的某些具体情况是这张简单的表格上所看不到的。如果这一次落选了，也许这个人终其一生就和音乐分手了。她的天才可能从此就被埋没。而作为一个以培养学生为责任的音乐教授，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他是绝对不能原谅自己的。

第二天，苏林教授乘早上第一班电车出发。根据报名单的地址，好容易找到了在杨树浦的那条偏僻的马路。进了弄堂，蓦地不由吃了一惊。

那弄堂里有些墙垣都已倾塌，烧焦的栋梁呈现一片可怕的颜色，断瓦残垣中间，时而露出枯黄的破布碎片，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条弄堂不仅受到台风破坏，而且显然发生过火灾。就在这灾区的瓦砾场上，有些人大清早就在忙碌着张罗。

苏林教授手持纸条，不知从何处找起，忽然听见对屋的楼窗上，有一个孩子有事没事地张口叫着：

“咪——啣——啣——啣——，吗——啊——啊——”

啊——”仿佛歌唱家在练声的样子。苏林教授不禁为之微笑。他猜对了，那孩子敢情就是陈伊玲的弟弟，正在若有其事地学着他姊姊练声的姿势呢。

从孩子口里知道：他的姊姊是个转业军人，刚从文工团回来不久，到上海后就分配到工厂里担任行政工作。她是个青年团员——一个积极而热心的人，不管厂里也好，里弄也好，有事找陈伊玲准没错！还是在两三天前，这里附近因为台风袭击而造成电线走火，好多人家遭受损失，一时无家可归，陈伊玲就为了协助里弄干部安置灾民，忙得整夜没有睡，终于影响了嗓子。第二天刚好是她去复试的日子，她说声“糟糕”，还是去参加考试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瞧，她还在那儿忙着哪！”孩子向窗外扬了扬手说：“我叫她！我去叫她！”

“不，只要告诉你姊姊：她的第二次考试已经录取了！她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不是吗？我几乎犯了一个错误！”

苏林教授自言自语地说着，没有顾到孩子站在面前睁着一双惊异的眼睛，就急忙从陈伊玲家里出来，走得很快。是的，这天早晨有什么使人感动的东西充溢在他胸口，他想赶紧回去把他发现的这个音乐学生和她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

1956年12月

## 两 姊 妹

从杭州到上海的快车一会儿就要开了。这短短的别离时刻，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姊妹两个温柔地相互依偎着，两双极其相像的眼睛里，闪烁着动人的温润的光辉。

她们分别了至少有十年，或竟有十五年了。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全家沿江而下，姊姊却因为倔强的性格，单身留在期北浣水的山区，在一个不满二百人的村落里定居下来。那时她还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姑娘，对人生涂上了多少幻想的色彩，对未来又寄托了多少期许啊！可是她却选择了一条在当时说来近乎奇怪的道路：默默地和农村里的一个小学校长结了婚。不久，她自己也在这个由山神庙改成的小学校里，当起乡村女教师来。从此决定了她的一生。天长日久，她在血缘上和农民联在一起，成为农民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了。回想许多年前，在汉口码头离别的那一夜，一直把自己的姊姊当做母亲一样的妹妹——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拉着衣襟低低啜泣，哽哽咽咽，辛酸了好半天的那情景，至今犹难以忘却。

这真是一次意外的重逢！姊姊被选为当地的模范教育工作者，暑假中来到杭州休养，这是她二十年前的旧游地，她自然有很多感她。盛夏快过去了，终日浮泛在西湖的湖光山

色之间，她忽然感到寂寞起来，想起她的母校，就在临行前那一天，她决定一个人到六和塔附近，到临山而筑的大学城里去兜一转，重温她在学生时代的记忆，摸一摸记忆中的一棵树或是一块石头。

从公共汽车的窗口远远望出去，薄暮时分，钱塘江大桥突然呈现在眼前，在溶溶的江水和万里长空之间，如同划了一道线，一辆火车喷着白烟，从桥上过去，一分钟，二分钟……她从火车行驶的时间来计算桥的长度，好长的桥啊！这条大桥仿佛把她的过去和现在连了起来。回想二十年前，那时候江而上好像只有几个矮矮的桥墩而已。她不由带着惊讶和欢欣的神气，频频回头去看它。

转了一个弯，屹立在江边的六和塔以它巍峨的风姿迎接着她。从十三层塔下经过，拾级上山，山上的大学城如今改成了师范学院，每年暑假，浙江各地的小学或中学教师，到这里的师资班来进修。

山中寂寂，竹林下一泓泉水溅在碎石上，潺潺地，把人带到一种恬静的境界里。这往往是回忆人生经历的时刻。她在沉思默想间，没有注意树后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打量她，打量她好一会了；当她偶然侧过头去，不由微微一震，始而惶惑，继而楞住。啊！难道就有这样偶然的事么？难道这是可能的么？她微微翕动着嘴唇，可是却喊不出来。最后，看到那双明彻而又带着梦幻的大眼睛，看到那微微把头一侧的姿势，看到那同样困惑的表情……两个久别重逢的姊妹，噙着泪水紧紧地抱住了。

妹妹现在已经十九岁了。看来比姊姊稍稍矮一些，而特别使姊姊惊异的是，妹妹也当了乡村女教薄，好像她们这两

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姊妹，和农村的孩子结了解不解之缘似的！妹妹说，从去年起她就在岑港第二中心小学担任四年级班主任兼辅导员，今年暑假，学校调她到师范学校来参加学习。她告诉姊姊，学校里有二百四十三个小朋友，那些孩子真叫人喜欢呀……

姊姊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欣赏地赞许地笑着。姊姊从妹妹眼光中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她感到骄傲。

两个乡村女教师就这样并肩坐在树下一条石凳上，互相勉励，互相安慰。在她们脚下，钱塘江如同一条白链，暮霭在浩瀚的江面上掀起一道朦胧的薄纱。湖山如画，在这个夏天的黄昏中显得无边旷远。

“我们的责任真不轻呀，姊姊！”妹妹严肃地说，在姊姊听来不免有些稚气，“教育孩子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要把我们毕生精力都放进去！可我有时也有矛盾，你别笑话我，我也说不上来，我想到要到省里来考大学，我想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我想做许多事情，我想——也许我想得太多了。”她轻轻叹了口气，接着又静静地做笑起来。

她们是多少想头，多少愿望，多少内心的话要倾诉呀。可是终于到了离别的时刻：再不走，火车就要赶不上了。暮色苍茫中，隔江灯火点点，她们在山上紧紧握着手，热泪盈眶，依依不舍，远处什么地方传来模糊的钟声，余音不绝，山脚下有人在唱歌。两姊妹都因为这次久别重逢而感到幸福，并且深信她们下次的重逢相隔一定不会过久。

一路平安！

1956年8月

## 最初的带路人

有些小物件有时候足以令人深思，譬如一只又破又旧的老式手电筒……

一只手电筒使人联想到过去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漫长的路，在泥泞中跋涉的无数足迹，还有夜行军疾速前进的行列。一只手电筒，使我想起引路人手里的明灯，像大海中一座指示航行方向的灯塔。

为什么我有这些古怪的联想？

不久前一个傍晚，我从一个座谈会出来。城市的黄昏还停留在街角，一抹橙黄的落日余辉，闪耀在电影院门前色彩缤纷的影片广告玻璃窗上。刚散场的电影院门口聚集着拥挤的人群，几乎挡住了去路。

就在这路边转角的公共汽车站，我看见一个人的背影——一个熟悉的宽阔高大的背影在眼前一晃。啊，这不是老乔吗？这几年他到哪儿去了？我用力从熙熙攘攘的行人中间穿过去。不巧他刚刚一步上车。车开了。望着公共汽车远远扬起一片浮尘，我说不出有多惆怅。暮色渐浓，前面是一条车辆较少的林荫道，我踏着夕阳缓步回家，不觉跌入一片遥远的回忆中。

那还是在一九三八年，已经是满街落叶飘零的季节了。

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和店员准备到抗日根据地去。我到黄浦江边一家小店楼上去送行。临时才知道有一个人就要来跟大家见面。屋小人多，又碰上当时的“孤岛”上海三天倒有两日被断电，桌上一支烛光照得几个人的影子摇摇晃晃的，时或从窗外的江面上飘进来几声汽笛的嘶鸣，不由教人心头一阵紧缩。快近天黑，那个人如约来了。

大概因为习惯于经常在黑夜里走路吧，他随身带着一只外壳镀镍的“永备牌”手电筒，一进门就顺手放在桌上。随后他凑着灯光坐下来，宽阔高大的背影几乎遮住了半面墙。他一进来，屋子里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了。大家谈了许多话，不管是严肃的话还是幼稚的话，都是自己心里的话。到了临走时，他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为了避免日本宪兵队的注意，最好大家都乔装一下，扮或到内地去做“单帮”的小商人模样，并且，他提出各人最好能另起一个名字。接着又像说笑话一样嘱咐道：“记住，别带什么书报，露出了马脚，那就不好办了。”说着他仔细扫视了一下在座的所有的人。那些虽然有些稚气却是非常单纯的脸，在影影绰绰的烛光下都显得十分坚定。于是，他说出明天在哪一个码头上船的时间和地点，拿起手电筒就走了。

“这就是我们的老乔！”有人悄悄附着我的耳边说，充满了感情。

将近二十年来，这是第一次晤面的印象始终铭刻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我们的老乔”风尘仆仆地往来于皖南和上海之间，一年数次，每一次为抗日根据地运去大量西药、纸张、汽油乃至全套铅印字模和印刷机器等。“采购”是他当时的主要工作，其次才是作为引路人的身份，带领一群立志献



身的爱国青年到新四军去。

有一次，他伴送十几个青年连同一批西药用品从上海出发到温州，再转往皖南。货轮出吴淞口时，照例要经过日本宪兵队的检查。当军用汽艇靠近货轮的边缘，所有船上的乘客一概不准自由行动。甲板上一片皮靴声由远而近，恐惧如同乌云，笼罩着整个船舱。

统舱里烟雾弥漫，腥气扑鼻。在成堆的货包旁边，一眼望去满地都是摊开的铺盖以及席地而卧的旅客们。就在这些旅客中间，日本宪兵队从一个“小商人”的枕头下抽出来一本高尔基的小说《母》。一时形势紧张极了！同行的十几个学生都为自己的伙伴担忧，只有老乔心里明白舱房里还堆着大批“违禁品”，万一被鬼子发现了，不但他这次采购任务无法完成，而且谁也不知道那将会发生怎样可怕的事情！

他举目四顾，像是在找寻什么人。这时日寇拿着军刀在货包里乱刺，一场大搜查就要开始了。眼看他护送的西药用品和陪同到抗日根据地去的青年都有被发现的危险，他决定牺牲自己，挺身而出。残暴的日寇对着老乔劈面就是两记耳光！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个跟随日本宪兵同来的翻译闻声从舱外匆匆赶来，叽叽咕咕的和鬼子一阵耳语之后，不知为什么，一行人就离去了。这事情一起一伏变化得这样快，大家都目瞪口呆。事后才知道，那翻译原来早就和我们有关的！

那个乔装“跑单帮”的中学生由于偶然的疏忽，几乎给老乔带来难以想象的灾祸；可是老乔并不责备他，反而一再鼓励他，安慰他。据我知道，那个年轻人以后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阶级战士，当他在最困难的